“当我们的尸体腐朽，金鹰将保护我们的灵魂升上天空。”——Documents\_1.1.2

【终端机0】

“我感觉不到……她们。”

“放轻松，深呼吸，怎么都行——喏，我的手。”

“你还在那？”

“我还在这（笑），至少现在是。”

“我的……眼睛……？”

“闭上吧，你不会想看的。别睁眼。”

当我身体的一部分都被外力所改变的时候，我想或许我不得不睁开眼。闭上眼睛就能够逃避吗？看见或者不看见有什么区别？

“……T4？”

“嗯，我在，我在。你别慌，别慌。”

“她们不是我们的朋友。她们要离开了。”

“她们是武器……瞄准某种更高存在的长矛。你记得森林怎么讲的吗？”

我沉默。

“神创造武器：那大刀用来斩杀破坏之人；那短剑用来自我防卫；那长枪用来执行至上正义；那铁爪用来震慑；那长矛被用来刺穿神们自己。于是神首先创造盾牌，用以守护其余的世界；其次创造森林，用以封存祂所创造的一切。”

我沉默。我从不擅长背诵，我只擅长相信。

“可能她们暂且没有敌意……可是杀完了她们设计好要杀的东西，接下来她们被指向谁呢？”

“我想回森林去。”

“别动。这儿没有危险。”

于是我决定休眠。我的身体不适，它的一部分被撕裂走了，残存的部分充满着尖叫着的纤维和末梢。先休眠再说，我不像T4一样能够学会远虑。

于是轻悄地，睡眠接管了我，直到第一缕寒意的触手开始攀上我的全身。

【序章】【叛军世界】

从舰桥到机库的路程并不长。走廊暗色的墙壁吸收了所有声音，我跨过舱门和隔断，敲打机库的门。它很乐意地为我开启了。

我从尾踏板登上运输机，走上驾驶舱前，调整通讯频段。

“我下去了。”我说。

“跟上——动作要是比T3她们还慢的话丢的是你自己的脸，我说。”频道里的声音既友好又令人难以忍受。

“求你别催。”我简短地回复道，并且挂断通讯。我并不想在这些礼节上多费口舌……正因为我知道这在朋友之间可有可无，这也使我感到羞愧。

我的战舰正在与面前的叛军世界进行非友好对接。整个过程异常平滑，只有些许的震动告诉我战舰尾部的机械结构正强行在世界的外壁上撕开一个裂口，正对着面前的机库舱门。在我这一边，一切是安静的，空气凝固，在另一边，如果破口开得过大，失压会造成叛军世界里的一切向着它的方向喷涌而出。

“自动调压装置。”我说。战舰领会了我的意思，排气声从天花板四周的管线中传来，机库被加压到与叛军世界内部的压强相同，不久隔板墙的一部分亮起了柔和的绿光。

机库门缓缓向上升起折叠，展现在面前的是我一生看过无数遍的景象：相同的淡紫色云层，矗立在四周像是倒刺一般杂乱而原始的天线、接口和承重柱，一同寄生在这个世界坚固的外壁之上。它们的锋尖向内指向自己——多么愚蠢而又切实际的想法。

运输机随着我的意念缓缓从悬浮舱室中悬浮升起。眼前那些静静的、漂浮着的云团是活的吗，抑或是被冰冻的团块？地面上的那些机械，它们究竟为什么要无条件地为叛军服务？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运转方式吗？

我一个也不知道。运输机向前滑行，逐渐增加速度，越过机库舱门的开口，越过一条世界的分界线。我现在正身处异国他乡。

“愿金鹰神在上保佑我们。”

金鹰是自古不与那些乌鸦同流的。乌鸦在积雪上蹦跳，啄食那些还没有被完全覆盖的草根，栖息在寒枝的端头，其有罪过者燃烧着从空中坠落。我们只是乌鸦，可是这就是我一个乌鸦的愿望：找到那片森林。永远，永远都只可能那么想。

气流拍打着运输机的硬光躯壳，我能听得见那些幻化出的、凝固的支承结构，那些翼梁和腹板在力的作用下，因为过高的下降率而呻吟痛苦。我们以两个以上的马赫数穿过寒冷的云层，硬光隔热层在迅速升温。

机身侧面的矢量发动机启动，减速的同时微调着机身的姿态。此刻透过硬光构成的机体，我的视野中尽是如臂般横穿整个世界的山峰，就好像在洞窟中飞行，还要时刻小心从下方云雾中穿出的那些峰顶，幸而，叛军世界这样的山峰是较少的，我听说另外一些从未去过的世界中有连绵不绝用于支撑的硬光山脉，往往连续几十公里不断。

通讯频道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噪音。再入的过程中连无线电都被阻断。一切都在发出噪音，我试图让自己变得很安静。

“空气，空气在你的皮肤上产生涡旋。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沉。”

“你感受不到寒冷，你的皮肤麻木，心跳纯洁。”

我对自己吟唱着。运输机是我意念的延伸，它躲过冻云和乱石。

然后，拨云见日，一切澄澈透明。

驾驶舱并没有很好的下视视野，但无关紧要——当整个机体都由硬光构成之时，自然很容易去念想要使得哪一块区域变得可供光线透过，也就是一般所谓的透明。我安静地靠在座椅上，驾驶舱的约束此刻对于我不再存在。

地面与我之间的间隙快速合拢着，运输机的矢量喷口已经全功率运转，可仍然看上去像是它急着要亲吻大地。极目远眺，从这里就能看到叛军世界连绵起伏的地形，人造建筑于其上星星点点像是一盘散沙杂乱无章地摆放。叛军世界舍弃了更高等级的生态需求，转而成为一座工业与航天的堡垒。这里没有森林。

视野中并不能看到整个世界由何等的供能设施驱动着，经验告诉我叛军比我们想象得更为聪明。他们把能源动力设施安装在世界的外壳上，腾出内部空间留以航天建设之用。叛军世界并没有采用一般世界把工厂游动设置在中部，更为靠近生产建设区的方案。另一个原因是叛军世界相较于其他的世界尺寸上更为紧凑……寸土寸金。如果叛军也有一个至上的神明的话，祂会称赞并庇佑他们的顽强生命力吗？

其他的神明与我无关。叛军攻击了我们，并且挡在我们与冰冻的森林之间，所以尽管我容得理解与同情，我依然必须前进。这就是我们的天性。

叛军世界中最为常见的建筑应当是合成环：这些巨大的环状结构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一大一小，合并成一个完整的圆环；在工作时，信息载体携带星舰蓝图，穿过环的中轴线，而硬光在一旁的制造坞勾勒出整艘星舰的轮廓，假以时日，硬光固化，建造完成。

这些建筑就是叛军世界最活跃的枢纽：较为小型的能源载体不知疲倦地往返在世界外壳与合成环之间；运输舰送来建造所需的硬光原料，短暂停泊在停机坪之上；信息载体穿过庞大的星门。

——所以它们自然也不难从高空发现。按照T4发送给我的航标点，运输机近乎垂直地朝着一处合成环落下。穿过高温电离的空气，通讯再次恢复。想必也不剩下多少人在这个一直陪伴我们的频道中打扰我，“我们”，和一切能被称之我们的家伙们，越来越少了。

“这次也一样吗？”传来的是T3的声音，时断时续，逐渐变小，那家伙也一定不情愿地在自己的运输机里颠簸着。也是，奇数代的家伙们总是慢人一拍。

“按计划来，你知道怎么做。”T4也像每一次一样叮嘱她，“别想那些有的没的。”

“那我到集结点和你……”声音小到消失。

运输机启动了一次性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点火，喷射，一次，两次，若干细碎的花瓣在空中飘落。涡喷发动机在垂直降落时进气总不是很足，因此即使加力也给人一种无力感。但地面确实真切地感到了我的气流，波纹在荡漾，运输机吹开沙石和水面。

我从座椅上起身，驾驶舱立即恢复到硬光不透明态的奶白色。尾舱跳板逐渐放下，我瞥到一点外面紫色的天空。

站在尾跳板上，抓着机舱顶垂下的吊环，气流涡旋，似乎一直从最远的雷达站方向吹来，像极了秋风。

该出发了。我对自己说。

我几乎毫不费力就能找到T4，循着遍地还未来得及被回收的硬光残肢。她一点都没有想要隐藏自己的意思，或者，不如说，面对叛军，我们从不隐藏。

被解体的是服务于叛军麾下的可怜虫们，这些警戒机从被制造出的那一刻起就盲目地服务于它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盲从真正有罪之人的指令。这很容易令人感到惋惜。我们对敌人不会有惋惜。

T4站在走廊的尽头，一地的残骸之间。她有那么一点像传说中的剑齿虎立于风雪，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

“你又慢了。”

“每次第一个投入战场的家伙，却总还是和我说这种话？”

她扬了扬眉毛，“……也罢。我们就在这里等T3下来？

“我猜我得上路了……这里是你的领地，我没有必要打扰。”

T4露出很不好的表情，她对我一直那样：“你没有必要逞强才对。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子的，一周，一个月，还是上回T7被盾世界追上那次？”如果这就是她关心别人的方式，那也未免太多刺了一些。她说的话就像她衣服上的那些平行四边形纹路一样，我不止一次想象那些平行四边形变成刻刀的刀片。

“你也没有宽宏大量到跟我分享一个合成环。”我嘟囔道。我知道我说的是一句不会被她回应的气话，因为两个人共用一座合成设施是十分危险的行为，这往往会让两人所存储的信息合并，制造出一些奇形怪状的产物——并吞噬两个人的精神。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由一人远程遥控至少2-3座合成设施进行自我信息的复制。

我们就那样在一片沉寂中呆滞着，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或者该怎样打破这寂静。她站在走廊中间像那永生不老的剑齿虎，我倚靠在走廊的墙边，随意得像因为随意和怠惰而死的渡鸦。

最后她说：“那你动作快点，我在世界外壁设置了诱饵信标，不知道多久会响。你知道这几次他们的反应越来越快了。”

我当然知道。他们——不是叛军，反而是本应与我们处同一战线的那些人类，他们的造物正在追杀我们。那些原来与我们并肩作战的人要将我们斩尽杀绝。

我想象一柄大刀的形状。就是我一般惯用的那种大刀，几乎比我的身高还要长的刃部，异常轻盈的硬光材质，对付警戒机削铁如泥。刀柄在我的右手中延伸，光画出弧线逐渐勾勒出刀的轮廓。

T4明白了我的意思，回以我一个眼神。我知道的，我也是有武装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生物。

我停止想象我的刀。光在空气中消散于无形。

“那我……走了？”

“不送，活着去下一个世界。”叛军世界瓦解，我们各奔东西，可总有一天会重逢？我不知道，我很想知道结果。我相信的事物告诉我：金雕真的不是在任何时间都保护着我们。

我们会终于在冰冻的森林重逢——可我还是选择相信它一定会发生。

收拾好心情，接下来的一切发展会很快……我终于继续上路。

我的刀劈开面前敢于阻挡我的一切，一路杀向控制室，穿过狭窄而照明良好的通道，所有墙壁都是硬光构成的奶白色，银灰色的警戒机从空中坠落摔成碎片。

有警戒机出现在我的后方，激光掠过发梢，我能感受到灼热。转身把大刀竖立在身前，下一束没有打偏的激光被我的刀尖劈开。

跨三至四步，起跳，把警戒机横向劈成两截。

接下来出现在通道口的人影没有被我第一时间察觉到，它是如此地融入那片阴影，以至于直到突然响起的电锯轰鸣才提醒了我敌人的存在。这种叛军机械看似拥有非常标准的人形，甚至人的外貌细节，但不，它们根本就不是人类。这听上去很奇怪，在我们对叛军的剿灭作战中，从未有任何一次记录与叛军的人类交火。T4说人类都想着保命要紧，并且自己一定藏身于我们不长去攻击的那些设施以内，比如叛军世界松垮的核心。

电锯生命体是个需要我额外警惕的存在。尽管它并不能简单地锯断我的光刃，但如果被那武器挨到肉，我就死定了。

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羡慕T3和T4，前者处于过度的保守选择了使用十字弩这样的远程武器进行攻击，后者尽管与我一样不屑偷鸡摸狗的把戏，但也留了后手。我看她平常没少练习如何把她的匕首当作飞刀来使用。

而这个时候，我就只能跟电锯近身肉搏。

它其实是个很惊悚的存在，因为它从来不说话，一个字都不会说，只会默默地拿电锯劈砍，或者捅向我的下盘。我向后跳出一步躲过了它的攻击，站稳脚跟。在想到对策之前我要和它保持距离。

更多的警戒机从头顶的通风道中钻出，被我眼疾手快逮到一架，剩下的两架在空中像蚊蚋一样乱飞。

电锯横在我和控制室的正中，我得想想办法。金鹰会比我勇敢，而猛犸象比我聪明。我只是在完成自己的职责而已，我比不上它们。

我突刺，被它用电锯挡开，沉重的兵器很轻易就将我的刀歪到一边，露出我毫无防备的正中。接下来，它的手臂前出，电锯惊叫着要把我贯穿。

“——防护！”我喊道。硬光在我的左小臂前汇聚成型，塑成一块复合材料的抗打击装甲板。这种招数只有在合成环附近光能充足的地方才能使出，而且这些都是我和别人交换来的——只有这种杂碎才能救我的命。

怪不得T4开始说我越来越偏执了，像叛军使用的那些毫无感情的矢量机械一样。当被加装各种部件时它们就像行走的战斗堡垒。

电锯在装甲板的光滑表面上切割。锯条奋力着想要深入，切出一条沟壑，发出阵阵光芒。

电锯很重，我奋力挥动左臂，试图连装甲带电锯挥到一边。敌人用了些力，我只成功一半。大刀再次紧握在右手中向着敌人的腹部穿刺，这一次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敌人的身体被流畅地贯穿。

尸体缓缓倒地，电锯停止转动。我打扫剩余的警戒机，进入合成环建筑的控制中心。

双脚站定，右手悬浮在一边的感应台，绿灯亮起——每次我们都能成功侵入叛军的合成建筑，而且这招屡试不爽，叛军从来没有加强过他们的网络防护等级。

控制室的顶部随着硬光消散，一切都如此顺利，硬光用它虚无的手将我拂向合成环的中心。我将要在那里完成一艘崭新战舰的制造，一切就像从前。

我闻到臭氧。

力的作用施加在我的全身，我如失重一般在空中漂浮。周围像是被笼罩一层薄雾一般——合成环、据点、雷达山，所有的地标都在我双手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像无形中增加的障壁。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就因为那座山上的雷达穹顶——不，它绝不是普通的X波段相控阵雷达，比起向外发出监测我们动向的电磁波，它更像是一个精致的诱饵，一个圈套，火苗等待着不慎经过的飞蛾。无论那是什么，那绝不是人类。

信息从我的体内被抽取出来，复制到一个虚拟的星舰载体，再经由这个载体在合成环内进行识别和读取。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时间紧迫，不备份自己的记忆真的没有关系吗？

我终于能够体会到自己的感官在延伸，扩张到合成环的全部。T级运输舰缓缓降落在我的手臂上，开始星舰龙骨的组装。一直有一种说法称，其实合成环原先的编号是工程舰R级，只被固定在一些特定环境下。可我脚下的这片水域和土地，它们又是移动的，或者已经静止？

“那个，我有个坏消息。”T4的声音传到我的耳边。当然，是通过天线和耳机。

“……诱饵？”我花了一秒钟便明白了她的意思，八九不离十的。我所生活过的日子里，少有几种真正的坏消息。

“嗯，已经和都城人类先头的战舰接触了。”我能想象另一头T4的表情，一定是一脸的冷漠，以及厌恶，加上一丁点若有若无的紧张。她可能冲在最前面，但她很少鲁莽。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最坏的打算，就算你现在就能出去，也有可能被静滞力场导弹控制住。你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我让偶尔产生的愤怒在合成环的巨大结构下消散。

我询问还在等待的运输舰，它们才刚铺设完星舰的肋条。硬光隔板伴随着密封舱室的形成在筋骨间升起，可无论是硬光固化的过程，还是其他步骤，都无法再行加速了。

“你那边已经完成了？”我其实没什么可心虚的，因为就算她抛下我们在这里，即使金鹰神不能永远地庇佑我们，即使我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我还是会想要问：为什么？可我不会害怕。

“等你了。T3这回拖得太慢了……可能运气不太好。”

她可以乘你的船走，让她上去。我想。

“……我知道了。”我说。两艘正在吊装舰炮的运输舰出现了一瞬间的协调失误，在空中倾斜剐蹭，点点光芒撒在我的身上。

“那，我等你出发？”

“好的。我这里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金鹰将伴随你升上天空。”T4笑着，又是那种强迫着的干笑，她从未喜欢或者相信过我的那些歌谣。

“金鹰将伴随我升上天空。”我说，然后睁开眼。

我想象叛军世界瓦解的样子。厚实的外壁被强大的机械动力和舰炮撕开巨大的裂口，撕开能量护盾，大气卷挟着一切排进虚空。在虚空外，排列整齐的军阵正静候着我们的逃逸，盾世界向我们张开巨口，判决让来不及离开的一切接受死亡与再处理的诏书。

///动画

#黑底，白字，分行播放

我经历过许多梦

地震

战争

叛离

末日……

直到开始有些习以为常

一般来说，在梦里，你能够活动、受到惊吓……甚至能感到悲伤

#下落场景，底部字幕

——可是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梦境。

称它为梦境是不准确的，甚至称它为任何都不甚恰当。我的意思可能会有些偏差，但它令我足够疑惑。空无一物的梦境里一片黑暗，我在一望无际的黑暗中下坠。

下坠不是一种有参照系的运动感，因为黑暗中并没有肉眼可以捕捉到的参照物，也没有本应在这时出现的十分应景的呼啸的风声与刮过脸颊的气流。我感受着近似于始终的感觉，在黑暗中坠出，又坠入黑暗中，循环着的不停下坠。直到——

她在我的想象中梳理起飘散的秀发，然后说

她：【你看，该来的总会来】

她的声音直接进入我的脑海。如果是梦，这也太逼真了点。我从未经历过如此栩栩如生的梦境。

她：【当我们的尸体腐朽，金鹰将保护灵魂升上天空】

如果我一直孤身一人，事情又会变得怎么样呢。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

我在黑暗里挣扎。黑暗是活着的，四面八方围拢来吞噬一个不知何许人也的我，而我最终还是放弃了一切抵抗。

如果我并非一直孤身一人，事情又会有什么不同？不，别问，我不想回答。

我来自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地方，当然这和我孤身一人没有任何关系。

去国怀乡、忧谗畏讥、还是燕然未勒归无计……?

即使我们给离别与归乡加上许多情感基调，事实仍旧是事实。我回不去，我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一无所有。或许我所来自的地方并不存在。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他们说我来自一个没有黑夜的地方，来自一切的一切的开始，绝无仅有的那座都城。我们去国怀乡，于是我们建造家乡……这一切听上去都如此遥远？

它无非是一个现代技术的结晶——就像大山不会走向穆罕默德的话所说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发现新世界，就让新世界发现我们。当技术就活生生展现在眼前时，每个人都会经历那种“使相信”的过程。从一片工业园区，一个山巅的雷达站，一座人造森林，到飞行器和戴森球排成的长龙。

一座矗立在山巅的灯塔是注定无法隐藏自身的。当然，灯塔总无暇掩饰自己的存在，而将以四面八方投射安宁而存在，即使繁荣是空泡的——何尝不是现代城市存在的意义。

我在一片黑暗中试图想象出我的家乡与我的城。

所以当我下坠的时候我也感受到那种无助。工业化的、黑暗的磅礴在我的眼前展现开，气势汹汹地向我压来，排山倒海。我的手抓住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存在一秒的栏杆。

她：【幸好没有栏杆，否则你的右臂会被扯断的】

可是我不想听。我更倾向于她也是这喧闹而混乱的梦境的一部分，主观上无暇顾及。我当然比任何人都要更能感受到我的手足。

黑暗吞没我的手足，只有黑暗。

然而黑暗不是廉价的，代价是恐惧和孤独，我十分卑微而下贱地换取宁静。

就好像这是我能决定的似的。（sigh）

黑暗倒不会把我逼疯，即使我要陷入癫狂也是因为我自己——但我却无法享受这安静，有什么东西在阻止着我。

***我内心：然后你，别拿你学过的典故和我扯淡。以为你自己学了两句话就很了不起吗。***

她：【可以评定为很了不起，请放轻松】

她的声音伴随着许多杂波反反复复袭扰，好像在左右漂移，分散出多个重影一样。声音在我周身飘忽，重力在我所在的位置被抵消至甚微，下坠的过程不带有任何加速度地重复着。在手边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东西时，没有什么再能让我顾及。

你也一样吧，说话的人。好歹我曾经在都城也是一名旋翼机飞行员的，在某个地方——你在指望一个飞行员恐高吗？

她：【……而剑齿虎将一路驱赶那些毒虫……】

我：【不管你在说什么，我不想听】

我不想听，我除了回乡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北达科他，都城，米德堡，哪儿都行。只要是我们一起训练过的地方，能让我不必对着地图或者未经图记的黑暗发呆半晌的任何地方，只要不再让我向一片没有高度计量的黑暗中下坠。我在下落中得不到宁静。

她：【就几秒钟就好】

我：【我不想听。】

***我内心：这是什么样的过程——这不可能是下坠，可它究竟是什么？***

她：【我需要你帮忙】

战火继续肆虐，都城【CAPITOL】周围的重要城镇都受到威胁……

为期一周的母世界超级风暴仍在持续，数千万人受灾……

“我们正处于生死抉择的关头，无形的敌人已经显现。战，或者——”

失控的战舰和自动化机械体仍然在各环境层游荡，为保证您的安全，请继续……

新一代安保机械已经投入批量生产，届时士兵的功能将被取代……

多个发电机组遭到摧毁，都城电力部门正加紧抢修，预计恢复时间在……

她：【我明白你不想听，没人想听，可是我还是一遍一遍地不厌其烦。这样做合理吗？】

【TRANSMISSION ENDS】

Day One

【编码错误】

【2277..5814/gene="OSJNBb0089F16.1"/note="predicted by ‘CGP’"】

【/protein\_id="[AAL58172.1](https://www.ncbi.nlm.nih.gov/protein/18057149)"/translation="MASRKPNPASAKGPDPGRVDDDSTAFLGVSLVDD……】

***我内心：但是我不想帮忙。***

我看着手中的挂坠发呆。那东西很像个空间几何体，正二十面的，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放进了胸前的手枪快拔里。枪套是空的，搭扣半掩着，即使有意忽略掉，也很难不去疑惑到底是谁拔走了我的配枪。

***我内心：在那之前，我必须集中精神……配枪。***

**年轻人：“是啥啊？”**

声音越过我的肩头，随后观察者的视线也越过右肩，落在我手中的挂件上。声音来自一个从我脱出黑暗的第一刻起就毫不掩饰新奇感而问这问那的年轻人。年轻人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都是”的意思，就是一群连自己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的人，或许他们比我更清楚。

**我：“……说的好像我知道一样。”**

身后那个头戴T75战术帽、全身挂满他体重一半还多的各种装备的年轻特警战士像个砸锅卖铁的杂货铺。NY海军蓝色CAC背心背后的SWAT和身前的VMPD魔术贴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的身份。Vegas维加斯，21岁的特警替补狙击手，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也竟然是这样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已经忘记的人连问带比划半天才弄明白我同样已经算是个不再记得什么的人。

我依旧端详着手中叫不上名字的几何体挂件。那个词分明很近，已经近在咫尺，就仿佛我做飞行员的时候对这些事物熟识于心，但我的记忆却仍然没有做出任何像样的应答。

***我内心：说起配枪，应该弄一把17式来着，有些遗憾。***

**维加斯：“你女朋友给你的？”**

维加斯仍然在孜孜不倦地提那些偏题太远的问题。

**我：“不是。”**

她：【是】

***我内心：算我求您了，说话的人，闭嘴。***

更令我难以理解的是我脑海里的这个声音——从我仍在黑暗中就没完没了地说一些我难以理解的话的女声。她的声音有些调侃，我自然不喜欢这种调侃，这就好像是精神分裂了却能清晰地知晓自己的精神状态有多么可悲。而且这东西，或者这家伙的作用机理尚不明确，到底有什么东西能接进别人的意识里然后发表无关痛痒的评论？

***……“作用机理”……？***

现在一些莫名其妙的词汇开始从嘴里冒出来了。我终于开始严肃地考虑自己被人洗脑的可能。可是我现在又毫无必要的心急——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醒来。

现在我需要集中精神：我的配枪并不在我的身边，至少应该去重新找一把至少能够用来防身的武器。除了我身上的基地服和模糊的记忆，我好像也不剩下什么能够使用的东西。

她：【开个玩笑。可是我还是一直在告诉你无法理解的内容？】

***我要是能理解的话，就不会对你是现在这种反应了。***

她：【那么就难怪你无法认同我的行为，可是你居然不感到好奇，这从人类心理学上看来也不合理】

***我内心：我并不懂什么人类心理学，我只想回北达科他。***

**？？？：“他没你那么识逗，维加斯。”**

**维加斯：“……你确定？”**

**？？？：“祸从口出，小伙子。”**

只不过说话的也只能用小伙子来形容。身着少见的pata作战服、头戴CT Arfm战术头盔的是绰号CGP的前C-SOG队员，至少他自己这么说。尽管脸被完全蒙住只露出两只眼睛和半个鼻梁，他仍然让我相信他其实只是个25岁的非专业人士。但是他的代号出卖了一切，而且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因为自己偏好Cascade Arms的C5 CGP自动步枪而被队友加以整日的调侃。他自己说：Cascade C5，6.8毫米SPC，好像是在给枪和自己做广告。那把枪此刻正挂在他的身前，在三个步枪弹匣袋和两个双层手枪弹匣袋之前，他的负重不可能比维加斯更轻。

维加斯发出一声夸张的沉闷的叹息，朝着CGP转过身，背包两侧绑着五颜六色的化学荧光棒、红绿色信号棒和指头粗的麻绳。

**我：“我识逗。”**（我大声抱怨道，好像是要证明什么又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能给出一种似问非问的答复）

**我：“然后呢？我猜想你们该不会真的不知道怎么离开这鬼地方。”**

“鬼地方”是我们三人所处的一间五十平米见方的小屋，由混凝土墙环绕着，只有头顶几个没来得及碎掉的灯管散发出昏暗的光。除去我们能落脚的地面以外，屋子曾经堆放着板条箱——当然都被另两人砸碎了。箱子大多是空的，破木板和木片碎屑散落一地，什么都没有。

CGP此时冲我笑了笑。

**CGP：“你会知道的，什么是鬼地方。”**

他又抬起头琢磨了一下自己听上去不那么顺的语句。

**CGP：“你说着一门很古老的语言啊。”**

**我：“很老吗。”**

我只是重复着他的话。这是那种我没法回答是或不是的问题，除了心理学之外，看来我对人的语言发展史也一无所知。

她：【老什么老，年轻得很】

**我：“拜托闭嘴，我谢谢您。”**（我低声说）。

CGP仿佛是听见了什么，转过头来打量着我，但或许我的声音太低，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应。

**CGP：“你说你要回北达科他，我搜了一下……”**

他从自己的快拆背心夹层中掏出个人平板电脑，戴着手套的手在上面滑动起来。

**CGP：“North Dakota AFB，北达科他空军基地位于都城正北偏西16度3分，距离都城32英里，占地22000英亩，跑道长11,756英尺，标高166英尺，是都城警备部队第917联队和第307土木工程中队1分队等四支部队的驻地，也是第8航空队司令部所在地，下辖……”**

他给出的信息足够详尽，我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回答，而这详细中或许还掺杂着一丝不安：有什么东西是错的，在这个一切都摊开光明正大的牌桌上，一个肉眼不可视的玻璃罩将我与将要摸到的牌堆顶的那一张牢牢隔开。

我需要面对一个事实：我只有模糊的记忆和熟识的种种碎片细节，我真的不能够称得上知道我所生活过的都城。我应该把全部希望赌在回去上吗？这样看上去让整件事情蒙上一层可笑的阴影与负罪的悲伤感。

我需要面对第二个事实：CGP他们游荡的方向，可能和我要去往的地点方向相反。但那不成问题，如果一路都有这样的混凝土储藏室，说不定有生之年我徒步也能走到。

尽管我一无所知，但显然可以推断得出，能储存过期板条箱的地方一定不会不偏远。我打量着四周，几十平米出头的混凝土小屋里充斥着幽暗沉闷的灯光与静滞的气息，突然变成漫天——

她：【习得接受，必要的事物总会降临】

我站在一片开阔地当中。

……或者我如此认为着，直到我望向更远的四周，视野会被墙壁挡住去路。可此时周围的地面也突然覆盖上一层阴影，我不由得抬头看向天空。

巨大的球顶向我所在的位置直压下来，随后停滞在半空。若干飞鸟在球顶中盘旋飞舞，它们像是被禁锢在牢笼中的鸟死去的灵魂。雪花开始飘落，漫天飘落，在我脚边积出薄薄的一层。

穹顶内侧显现出蚀刻着的幽蓝色纹路。现在它们开始脉动，我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座什么装置的正中心

**我：“你说什么总会降临？”**

我听到她在吟唱。声音很小，很细碎，又像许多声音重叠在一起，我听到她在吟唱神话中的动物们与遥远的森林。多好啊，我也想自己的灵魂有金雕保护着升上天空。

乌鸦降落在我的脚边。它们想象雪层是冬天的终末，而其下一定有将要破土而出的春天，从而啄食那些正准备萌发的种子。地面很快吸引了许多的乌鸦。

然后，许多箱子。

**维加斯：“什么什么总会降临。”**

我站在CGP和维加斯的身边。

***我内心：见鬼了，我以为那个声音只能在我脑子里说话的？***

**维加斯：“……你刚才说的啊，什么‘总会降临’之类的，那是啥？”**

***我内心：见鬼了。不管你是谁，能不能别再给我添麻烦了，至少在没有人的时候再……***

她：【好啊】（声音很开心地说）。

***我内心：见鬼了。***

**我：“你们要去的地方离都城不近吧，我猜。”**

转过头，我对CGP说。此时他正在将多出的物资和装备堆成一堆，摞在地上像一座小山包。

**CGP：“岂止是不近呢，维加斯，告诉他这是什么地方。”**（抬起头来，苦笑）

**维加斯(卖弄)：“标记点0339，子世界0107。一路上数一数二的物资补给点和剩油最多的加油站，瞧一瞧来看一看——”（话音随着CGP扇到他头上的巴掌戛然而止。）**

**维加斯（扶头）：“都城的坐标是母世界，0000。当然你也可以相信所有的子世界是把编号顺序打乱分布的——尽管我们不这样认为——但就算那样，都城也不可能就在离我们只有三个子世界的距离。我们的油只够跑一个半，而且我们都不知道要去哪。”**

**我：“你们很久没回过都城了？”**

出口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个很傻的问题，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的表情。那种表情只可能出现在他们的脸上。开始的时候我很想笑，但那一点也不好笑，那是一些年轻却面无表情的脸上流露出的疑惑和遗憾。维加斯一手抓着一瓶尘封的蒸馏水，从纸箱堆里抬起头来。

**维加斯：“你真逗，我们这些人……从来就没见过都城。”**

回忆：我记得都城，至少有模糊的印象，即使那多少也意味着我很久没有回去过。北达科他空军基地或许是个很偏僻的地方，我的部队番号、从属关系……也都一概记不得，只记得当时在停机坪上，八点钟的朝阳穿透银色的云层，第一缕光暖流般下泻在280-II型旋翼机“勇气”上，深灰色的机身仿佛裹上金光色的丝带，当然，也或许是阳光般绽开的伤痕。

我的战友们，我已经不记得他们了。

我记得和他们一同慢跑，晨练是绕起飞跑道的两英里，我和那些模糊的虚影在混凝土地面上说笑着打着手势；大多数时候能见度很好，我们稍往远处望去，便能看见地平线上高耸的卫星城。那些建筑的高度达到了几百米，占地最多有以平方千米计数，像是远方一组阴影中的山峰。

但灰色笼罩着我们。

无论如何，我至少还记得飞行的基本操作。飞控系统早已经是标准化的，即使起飞重量和气动外形会有不同，但从操作上讲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稍作调整也能很快适应。不知道出去之后，还有没有我能飞的战机。

***我内心：我不知道，但是那地方安静的像个世外桃源——安静地见鬼，不对，我没见过鬼。***

她：【你没见过鬼？（笑）】

***我内心：好吧，或许我见过。***

——又或许我没见过鬼，但维加斯和CGP显然不是。他们的动作中透出些许的疲惫，但绝没有丢掉一切。肩上过重的负担让他们不可能丢掉一切像是丢了魂那样游荡。

他们拾掇着混凝土地面上的小山，把矿泉水和整包的即食口粮塞进AVS行军背包，又在不同的隔间共享的那片不大的空间里填充进压弹器、空弹匣和整盒装的弹药，老旧的红色封装上过大的AMC STLK字样足够醒目。液压钳和伞兵锹落在了弹药盒上，一套简易维护保养工具落在了液压钳伞兵锹上，个人平板终端又落在了工具箱上。维加斯费力地拉上拉链而又不至于让背包撑破。

两人心满意足地察看着他们的作品，双手叉腰，向那个背包投去满意的目光。**维加斯： “怎么样？”**

***我内心：怎么样？你们又不是鬼魂，为什么你们能在离家这么远的地方游荡，没有目标又不至于无聊透顶。好吧，没有什么地方是家，但是为什么？***

她：【我不理解他们做事情的动机。这样的行为对于人类而言合理吗？】

***我内心：你见过的人类兴许比我见的多。***

**我（支支吾吾）：“呃……还……不错？”**

**维加斯：“Nice！背起来试试看？”**

**我：“背起来？”**

**维加斯“当然了，我们可不能就把你扔在外面送死——或者，是不是你反倒愿意……”**

**CGP（打断维加斯）： “不能把你扔在外面送死，前提是你不会被这堆东西压死。怎么，不感谢我们吗？”**

**我：“谢谢……你们会不会更需要这些东西？”**

**CGP：“不至于，我们一天活一天的。没法搭你走一程了，不过外面环境不太好，你多加注意。”**

一把枪抛了过来。哑光处理的银灰色合金枪身，浮置护木，Arclite工厂标志性的A3一体化机匣和伸缩枪托，以及枪口有些显大的消音器怎么也拧不下来。我冲着弹匣井侧面的铭文发愣。

**CGP：“AMC Dagre短突击步枪，.300追猎者弹药。别拧了，消音器是一体化的。你可能会需要尽可能躲避外面警戒机的注意。”**

**我：“警戒机？”**

**CGP：“安保机械的一种，或者至少我们这么认为。型号会根据子世界不同而变化，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你，但如果你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那——”**

她：【这个子世界内的型号：AVP-P0107，分A1型和A2型。最低限度武装，对人类杀伤：弱】

CGP（疑惑）

**我“——我什么都没说。”**

**CGP：“——祝你好运。”**

我背起背包。比我想象中的沉却也比想象中的更轻，然而心理准备永远不会减轻物体的质量。质量是不会被减少的，尽管我见过负担这种东西不止一次凭空增加，而不得而知负担是否一种物质。

维加斯凑上前，把我像木头块一样翻过来转过去地仔细端详。他注意到了不知从何时起就已经套在我身上的游骑兵绿色作战服，以及跟那不是很搭的全地形迷彩背包，得出了最终的结论：“还不差。”

还不差。握把在我手中，左右翻动着步枪熟悉两侧的设计，看着拉机柄、抛壳窗、弹匣释放按钮和保险/快慢机。CGP告诉我包里还有多余的战术配件，以及导气活塞行程可调。他们说空弹壳能帮我做到很多事情。还不错。

她：【效果欠佳】

**我转过身去对着墙壁：“谢了您呐，科学家。”**

她：【我被击中过，空腔扩张有限，不疼】

**我：“对我而言呢？”**

她：【应当是致命的】

毫不犹豫的回答，完全听不出任何顾虑甚至还夹杂着探讨物理问题的兴奋，好像我是靶纸一样。我当然不指望一个被植入大脑中的独立思维会对我的生命安全有什么顾虑，但没有人喜欢当靶纸，尤其是我。我还要回北达科他。

***我内心：好吧。CGP送我一把枪让我自戕。（划掉）当然那并不可能。***

我们走过曲折狭窄的过道。整座设施像个防空洞，但身处其中，我或许永远不能知道它究竟是什么。

***我内心：只缘身在此山中？***

她：【文学素养，此处应该有掌声】

***我内心：别调侃啦，还有不要在这时候说话。***

只有走出去才能看见更多。也不一定，因为我可能会被打死。被警戒机，或者被别的人，死法千奇百怪，但殊途同归。但走出去或许会带来不一样的结局，掌握更多信息就是掌握机会。

CGP挤过一处仍然挂着施工防尘网的狭窄过道，敲了敲降噪耳机里伸出来的麦克风。

**CGP：“这边是CGP……好的，没问题，确认外侧安全。”（停顿两秒）小心推开破了洞的防爆门，“注意光照。”**

**维加斯“注意光照。”**

***我内心：注意光照？？？***

【嗯，注意光照】

Day One - EXTERIOR

【编码错误】

【1..999/mol\_type="genomic DNA"/cultivar="T29"/db\_xref="taxon:[4039](https://www.ncbi.nlm.nih.gov/Taxonomy/Browser/wwwtax.cgi?id=4039)"/tissue\_type="leaf"】

【/protein\_id="[APZ89677.1](https://www.ncbi.nlm.nih.gov/protein/1139877303)"/translation="MNIESSFCPILCICIISLCLPNLSASQRCNNNDKQAL……】

“紧张什么，又不像是突然会有警戒机过来把你打死。”

那个穿着冲锋衣的女孩提着枪靠在门旁一侧，有些心不在焉地说。

CGP对着突如其来的话头有些尴尬：“……抱歉，你出现之前我们刚刚中过两次埋伏。”话是对着我说的，目光仍然扫视着四周，算是警戒。

环境光并没有想象中的刺眼，却也异乎寻常的亮。天空灰蒙蒙的，雷云层滚动的银灰色里不知为什么透出一点绿光。视野很模糊，离我们十米左右的位置，一堵雾墙挡住去路，与我们之间隔着不知多深的平静水面。

我俯下身去触碰那水面——不是印象中冰冷的感觉，甚至有些温和，有些静止得像是不存在一样。我的指尖好像划过空气，但那液体确实存在，而且事实上它就在我的脚下，脚下有几厘米深的水面从这混凝土永备工事向外蔓延。

*只有几厘米吗。*都城的水一定是很深的，深到他们会在旁边插上水深危险的警示牌。

“所以……你们怎么走？”永远不知道自己的问话合不合时宜。

“怎么走，”CGP并没有停下脚步，缓缓地向雾墙走去，“自然是往外。”一边嘟囔着城里人连路都不认一类的话，尽管我不可能知道这是什么地方或者“外”是哪边。

【标记点0339，子世界0107。我以为他们跟你说过了你就记住了】

“我不知道。”我说。

【不知道编号的意义？】

“嗯。”

【……】

我第一次知道那个声音会沉默。

【……你说过不要在他们面前说。我会和你解释，冰冻的森林】

*冰冻的森林。*

我抬起头看天，那个声音一直在我耳边说着冰冻的森林是安全的，不要害怕。自然应当没人知道她说的到底是何物，冰冻的森林，林木直触天空，感觉不到寒冷因为那冷气无法动摇你跳动着的内心。我不安全，没人是安全的也没人会安全，仅仅是在这片天底下就有CGP他们为证。庇护听上去只是个不可即的梦境而我只想回北达科他——回那些我曾几何时熟知过的地方，去坐着，去躺下或者看不存在的星星，或者在我飞过的280-II型边，回想着不知道去向何方的战友们，敲开一瓶啤酒。我抬着头看天，天空是灰蒙蒙的绿色，雾墙的弥漫延续到头顶，雾墙的另一边，我看到有飞鸟和旋翼机在盘旋，有警戒机在盘旋，它们似是要俯冲下来而又永远静止在发起进攻的那一刻。一切都失去声音。

她说要我帮她，我不可能，我做不到。

【……子世界0105，向北】

“我不想去。”我看着天穹。

“Привет, незнакомец.”

穿着冲锋衣的女孩已经不再靠在墙边了，背着单肩包，靴子踩进水中准备动身。我茫然地盯着她的脸，直到确认话确实是对我说的，却又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听不懂她的话，那一定是CGP他们说的……一种比我说的新的多的语言。

“抱歉……我听不懂。”从来不擅长和别人交流，开口只会让场面更加尴尬。

我上下打量着她。深灰色的冲锋衣，银灰色的短发——近乎全身上下都是灰黑的色调，还有一柄短斧挂在背包的一侧，手中持着一把步枪。她平静得几乎没有任何表情，但对我还是微微皱了皱眉，眼中流露出有些担忧的神色。

担忧……担忧什么？

“……穹顶综合征？”微弱的声音出口，似乎是在向我确认着什么。又是一些我没听说过的概念和名词。*这地方到底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

“不，我不知道什么……穹顶……综合征。抱歉了。”

“你刚才看天差不多有一分钟。”她的声音大了些，也变得流利起来。她握着步枪握把的手垂在身体一侧，但我分明注意到她的食指已经搭在扳机之上。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我无法回答她，我只想回北达科他。*离开这个地方。*

“我是东方，Восток……东方。”放松了些，她把步枪从右手换到左手，不由分说地上前握了我的手。本以为她是要侧身从我身边走过，而她只是侧身停下，我听到耳边传来极低的声音：“别相信你听到的一切，还有……注意安全。До свидания.”

这次她真的离开了。我看着她灰色的身影融入灰色的雾墙中，再也找不到任何踪迹。CGP和维加斯一定是早就出去了……在我看天的时候。

我也该出发了。

我把维加斯偷摸着揣到我兜里的17式手枪插回枪套——那家伙竟然把一把已经压下击锤上膛待发的手枪随随便便就塞进别人兜里，尤其是在装填着实弹的时候。我从背后解下突击步枪，重新固定了背带，准备动——

右手心有张纸条。

把那张有些揉皱了的纸片抻直，再简略地端详一番。有些模糊，但像从梦中惊醒似的，我突然明白了东方的意思。有什么东西像阴云笼罩在心头，怎么散都散不开。

*你有危险，在子世界0128和我们会合。个人终端上有导航信息。*

*一定有人通知你去附近，半径三个子世界以内。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

*再见面的时候，就有时间和你解释清楚了。*

署名是：Vostok.

【我见过她】那个声音对我说。

“现在没有人了，你打算怎么解释‘东方’的话？”

【她说得没错，可我并不会害你】

我沉默。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被困在交错的信息中无法辨别真伪，在这个世界里不只是周遭环境，我甚至连什么是真的都不知道。

“你有没有打算先告诉我你是谁呢……？”

【见面的时候，就有时间和你解释清楚了】

但是她——这个声音——不仅能存在于我的思维里，甚至还能调用我的视觉，然后引用东方纸条上写的话，就好像她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所以，先告诉我怎么出去？”

【你看到他们出去了，对你是一样的】

“告诉我走到一半的时候不会被杀死，被什么奇怪的东西或者高压蒸汽灭掉。”

【不会】

我的大脑自动替我选择了我自己不能理解的词汇，但我已经没心思管那些了。与其待着不如走着，我还要回去……尽管从编号上听起来，0000应当是一个我徒步绝无可能到达的距离。

总体上，地面还算结实，我的伞兵靴在泥水中央荡起微小的涟漪。我踏过几十米宽的液面，心想着有什么时候可以把鞋也一并烘干。雾墙横在面前，伸手过去，出人意料的冰冷和潮湿就好像冬天凌晨曾经空军基地里跑道上的雾气，然而里面——又是一种闷热，近似一种油腻，让我有些抵触。

【害怕了？】

“恐惧是生物生存的本能。”我说。

出口的时候我也清楚这只是借口，借口罢了。借口容易说出来又容易被敷衍过去，无论出于什么，恐惧常常伴随着两种结果：虚惊一场或者在现有情况下的，死亡。

【你足够小，在他们眼中很小，能够自由透过膜屏障】

我穿过了那层雾气，脑海中的声音还在继续着，像是在有意卖弄专业知识的渊博。

【膜屏障的外侧呈现极性，内侧呈现非极性】

【外侧更易亲和质液——你脚下踩过的是质液——内侧亲和硬光】

“谢谢您那，科学家老姐，这堂课讲得那叫一个受益匪——”

我踏进阳光。

甚至不能用阳光来描述的——

远端的天空呈现出山雨欲来那样独有的银灰色，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因为更大片的天幕都被倒悬垂下的山峦和层岩所占据。那些棕褐色、灰色的岩层和棱角分明的本应矗立千仞的岩柱现在由上方垂下，几近亲吻地面，眯起眼睛，我甚至能看到在那些覆盖着的苔藓之间长出的几棵孤松。

没有明显的可见光源。尽管如此，整个空间依然有那种阳光穿透云层照射时的透亮，仿佛山峦和云层更上方还有什么东西。在那些垂下的山峰之间，弥漫着一层淡薄的云雾。

远方，在更远的一端，我看到一座巨大的灰色建筑，几座直插云霄的尖塔杂乱无序地排成一个占地巨大的建筑群。那些塔表面平整，棱角分明，大块的几何图形拼凑出一些巨大的阴影。

在那些塔和我之间……一片巨大的开阔水域，不如说是沼泽。平静的银色质液水面，一望无垠。这个世界没有垫在脚底下的土壤，土壤都垂在头顶。

质液海洋当中几处灰蒙蒙的半球体并不是很引人注目，估计是被这种膜屏障包裹住的其他补给点——也许是我能够借以继续前进的目标，我决定什么时候也把它们在地图上逐一标记。

我眺望着远方。没有CGP他们的踪迹，车子一定开走有些时间了，脚下质液中没来得及恢复的车辙印说明了这一点，但我并没有徒步跟着轮子走的计划。我甚至打算就地坐下，一边看着风景一边查个人终端上的地理信息位置，然后慢慢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继续……在那些补给点之间的……是什么？*

我知道我没看错，大片的森林在水面上移动着，漂浮着好像永不沉没的巨轮，在身后的质液中留下浅浅几道航迹，随即归于平静。那些是刚抽芽的杉树和柏树，新的，在那些土地孤岛上焕发着难以置信的生机。

我看不到是什么拖动着森林在水面上行走，或许是拖船，在视野里不过一个随意被忽视掉的小黑点，然而仅仅是拖船就拖动了几十亩的树林。

许多树林在水面上游动着，还有机械——巨大的杂乱无章的深灰色建筑镶嵌着泥土和黑烟的颜色漂浮在质液上，同样缓慢地移动着。浓烟不留痕迹地消失在空气中，而排列着进入工厂的，是难以分辨的细小黑点构成的、来自各个方向的长龙。那些长龙的远端消散在质液海洋的远方。我下意识地抬起头：那样的黑点在我正上方也有许多，甚至若仔细看，整个天空都能找到踪迹。

上空，一艘棱角分明的飞行器缓缓驶过，一艘战舰。

*能飞的那种，我的老天爷。*尽管我不信老天爷。

【这可不是开玩笑】那个声音居然笑了起来。

“很可笑吗？”我问道，同样没有得到回应。

我看着那艘星舰从我头顶的天空滑过，悄无声息地在地面投下巨大的阴影。舰体的信号灯闪动着，像是机械的脉搏，巨大的尾喷口释放出难以置信的热量，空气波动着，被幽蓝色的人造太阳扰动着膨胀着，尽管一切仍然毫无声音。布满棱角却仍然不失优雅的设计，显眼的白色LPC三个大字喷涂在舰身。

有些愣住的，我就站在那里，没有吭声。

如果你一无所知，你会知道吗。

【弱小、可怜又无助】

但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回应她的调侃。“知道”……没人知道任何东西。

即使在我本应该熟知的世界里我也一无所知。所有人都一无所知。所以说我们在指望什么。

在这个该死的一无所知的世界里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

【冰冻的森林】

我对森林并没有与生俱来的好感。于是我决定坐下，从背上卸下每秒都在变得更沉重的包袱，拉开拉链，并且相信再也不可能像维加斯那样完好地把拉链拉回去。幸而平板终端被放在最顶上，我有些迟疑地按下侧面的电源键。

立刻占据屏幕绝大部分的是一张及其不合时宜的风景画，毫无疑问是子世界中的日落，因为除了夕阳意外我还能认出巨大的银灰色建筑和倒挂的群山。电脑处理过的概念图像旁有两行小字和一眼就明了的图样。*子世界0107，天气：多云。*自然他们用线条轮廓勾勒出一小朵云，就好像我不识字一样。

屏幕的侧面和底部的功能栏倒是会更有用，至少比这幅标注着“GALLERY”的画要好，尽管我还在其中找到了同样毫无用处的音乐播放器，播放键大三角的上方滚动着一首不认识的音乐名称。其余的新闻档案一类，我本来不打算看，但是资料……

我点开那一个纸张文件样图标旁的“DOCUMENTS”。

漫长的日志列表一眼望不到底，滚动条在屏幕右边只是一条并不宽的横线。干脆打开检索，直接搜索“地图”——

——没有搜索结果，因为系统使用的也是这种我不认识的语言……

【试试“冰冻的森林”】

“语言不对吧，我说。”有些沮丧地想把每一份日志都打开，但转念就知道那根本不可能，尤其是每个文件后都标注着我不认识的日期。还是搜索0107来得简单些。

**LOG ENTRY 051331-5 -- DEFENSIVE COUNTERMEASURES IN ECOSUBWORLDS / CATEGORY 5 / ANTIVIRUS PATROL (0100, 0101, ...,** 0107**, ...)**

**LOG ENTRY 04428 -- SECTOR NAVIGATION / VOIDSPACE AROUND ...,** 0107**, ...**

只有两条，我随手点进第一篇日志，往下划拉的时候瞥见了我不认识的机械的图片。它们形态迥异，只是外观上都跟头顶的LPC舰多少有些相似，至少，颜色上。其余都是些我无法理解的文字。

【硬光】

我打算点进第二篇。

【都是硬光构成主要框架，由不同的谐振频段构成不同的基本部分，但能连接、延展、折叠。就像你看到的成品那样】

”硬光……就是光吗。”

【某种程度上是。硬光是子世界活动的主要承担材质】

仍然想象不出来人如何把光制作成固体，或许那也是我永远无法理解的内容之一。有些东西还是暂时不要理解为妙。

【不查查“冰冻的森林”吗？】

“不。”

【安全】

“不。”

【即使你不去，帮我个忙】

“不帮。”

但那不是全部，至少，不是全部。

背着四十斤的负重沿四十五度的土坡下山，从某种意义上讲，比第一次飞22M型倾转旋翼机更困难。更为难以置信的是我为了从一个字也都不懂的数据库中找出地图竟然答应了别人的请求，在我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

【在0106碰头，附近局势有些不妙】

“也就是只要跨过一个子世界就可以了。”

【正是】

我从兜里掏出那个正多少面体的挂坠，放在摊开的手掌中，攥住。它像个外星球的造物一样嘲笑着我。

我知道它不是个路标，不是个信物。它什么都不是因为我要回都城，我要回北达科他，我要回家——可是谁来告诉我在这个一切都不得而知的世界上家在哪里？我张开手掌端详着它又握住。如果我端详它就会显得像古人格竹子一样。

【是正二十面体呢】

正二十面体的挂坠拥有了它自己的意识，于是开始以一种戏谑的语气对待我。一刹那我产生了一种很快会让自己后悔的不切实际念头，如果是日常待人的话，这样的做法一定会让人对我避之不及。我右拳攥紧挂坠，胳臂猛力一挥，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消失在空中。

二十码开外的质液水面上出现一丁点水花，随即泛开涟漪。水波很久后才传播到我的脚边。

【你扔它是因为什么？】那个声音问我。

我后悔了。这个挂坠并不负责把声音和意识输送到我的脑海里，严格意义上它或许什么都不是。

“我想练手榴弹投掷。”我口是心非，尽管知道那声音能洞察我想的一切。

【如果这样的话，有人类告诉过我二十三点七码可不是一个及格分】

我被那个声音嘲讽。我不理解，也尽可能不去在意。尽管这听上去毫无意义，但它就像是素昧平生的世界正在否定我的全部。

*想多了。你……什么也不是，不值得这个世界去否定你。都城的人口有成千万计，没人会在乎你是谁。*

没人会在乎，因而是一种闲适，也是我无暇去享受的寂寞。我说过黑暗带来宁静却没有一并准许我思考的心境，所以空荡荡的世界便失去了一切特殊意义——它只是空荡的。空荡的，而已。

我趟着水走过去，俯下身从厘米深的质液中捞起那个沉默的挂坠，而它只是固执且缄默地硌着我的手心。

回头望向来时山坡头的混凝土工事。被一层薄雾笼罩的它仍然可见分明的棱角，在建筑物最顶上的部分，甚至有一个锥形体伫立在那里，出乎我记忆力的意料。锥型的底部伸出大小不一的黑色环状物，想必是星舰的尾喷管。可我——我想它在诱惑着我是不是要上去试试。我劝说自己那是不可能的，CGP他们第一眼就放过了那个再明显不过的目标。

我把手里的挂坠放回到口袋里。

*告诉我吧，来个人告诉我这些都是为什么。*

没有人出现。我趟过黏稠的质液水面，看着几近全透明的液体在鞋面上分流、滴下，回归它们的海洋。最近的一片森林已经在视线和徒步都可及之处，我向着那个一直在移动的坐标进发。

它在向我移动吧，它是不是也要前来嘲讽我。移动的森林。

可是那不是真的，那是个幻觉。我仍是习惯性地拿起挂在胸前的突击步枪，左右翻看着枪身，又将枪托抵肩，右眼注视着瞄具中的景色——那些桦树和杨树的森林，以及在前面移动着的——

——拇指拨动保险，食指扣动扳机。一切来得如此之快，甚至在我没有反应过来之前，第一梭子弹已经飞出因毫无准备而上扬的枪口，箭一般掠过那些树梢。

森林向我的方向前进了——牵引着森林的怪物向我的方向前进着，并且跃跃欲试。脚下的水面传来震颤，难以忽视的振动，像心跳一样传播着。森林的心跳，或者是森林的生命。

【森林没有生命】

“冰冻的森林也没有。”一边是仅仅为了反驳而反驳，一边稳定枪口、左手把住护木前端继续射击。追猎者弹药在我的视线中划出金红色的直线，时断时续，敲打在巨大的两足机甲上弹开。正是牵引着整个森林的怪物，一层楼高的双腿和一层楼高的躯干，硬光的轮廓勾勒出优雅却总感觉粗犷的弧线形机身，极短的双臂在肩旁低垂，末端的两组铁钳危险地旋转着，张开又合拢。

那个声音突然从我的脑海中退却了。

一丝凉意。

机甲固执地前进着，视一切子弹为无物。它的面前，一道光路缓缓铺开，半透明的、散发着蓝色荧光的轨迹，引导着机械毫不动摇地踏步。

如果.300的高装药弹头都无法在五十码距离上击穿它的装甲，即使迫近到三十码、二十码、十码，我都未必能对它造成实质性的杀伤。*所以说这玩意儿到底是拿什么做的呢……*

*是硬光。*我期待着那个声音嘲讽自己，可她没有出现。

我射击机甲面前的硬光轨道，弹头弹开；我射击机甲，弹头弹开。我听到空仓挂机的声音，翻到枪身右侧看到敞开的抛壳窗，按下弹匣键甩出空弹匣。

机甲前进着。

我装弹，重新拉动拉机柄上膛。

机甲前进着。

它没有眼睛，没有脸，甚至没有头部。我不追究它的设计，但每一处细节都让荷枪实弹的我在毫无武装的它面前显得可笑而无力。它没有武器——我又从何而知呢？我一无所知。

于是我决定退让。

在硬光道路铺展到我面前的一刻，我终于开始跑动。机甲无声地转动上身嘲讽了我——尽管我分明看到它并没有任何动作，无声而满意地沿着既定的道路走开，甚至没有停顿分毫。

我看着巨大的森林追随在它身后向我驶来。一个人又该如何对抗一个森林，我没有答案。

“那玩意儿……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没有答复。

蜷腿坐在十几米高的云杉下，甚至有些期待那个总是会不合时宜打岔的声音。我一无所知，哪怕有人和我讲讲话，说些我可能通过平板终端也可以查到的东西，也好。我想回家，可是北达科塔很遥远。

如果自己什么都做不到，却因为善意去尽力帮助别人，这对吗？

*不自量力或者令人幻灭，皆出于自己的私心，对吗。*

已经没有人来回答我了。我坐在森林的边缘，看着蹒跚前行的机甲出神，我上一句回答那个声音的话是什么？

想太多没有用，我就这么对自己说。即使我想了，我依然一无所知。思考不是先进或者高等或者文化的象征，它是无知，无知所以才思考——我们仍然不知道一条草履虫是否思考，也许是，也许不是，而这在相对高等的我们眼中早已无关紧要。

森林在移动，被机甲牵引着移动，依照着它自己固有的航线。

我起身，倚着树干眺望并不存在的远方。世界很大，世界是有边界的。

刚才的交火打掉了我一个半弹匣的弹药，果然还是什么东西都要省着用——

【警戒机】

“什么？”

【警戒——】

没有什么。她说话的时候我在问她什么意思，我问她什么意思的时候左脚已经挂了彩。左脚挂了彩的时候，几点细微的蜂鸣声正从头上悠闲地掠过。

【十一点钟两个，高度四码，俯冲】

“跟树干颜色太像了我看不见！”

冲到丛草与灌木间隐蔽，尽管直觉告诉我在这种地形任何形式的跑掩体都是无效的。好歹我还记得掩体和隐蔽物的区别。

我侧身蹲在灌木的后面，弹道命中我身前和身后的地面溅起土石，一并留下烧灼的痕迹。背包不由自主地晃动了一下，那重量差点让我失去重心翻倒在地；直到左脚尖又一次被命中，我才明白这样的隐蔽物对于现在的我而言也实在太过小了，但我的左脚早已被警戒机的能量武器击中到失去知觉。

我不需要知觉。“方位！”

【十点钟一个，距离十码，高度三码，待机】

右脚蹬地，起身，转身凭借肌肉记忆出枪射击。

内置消音器的突击步枪声音低哑，不知是扳机力设定太小还是肾上腺素，原本的每一个单发都变成了短点射。我感受着枪托抵肩的一次次回座——

根本不在射击，我的目光注视着空中飞舞抛落的弹壳，那些转瞬便掉落在地难以辨别的金黄色，仅有的余光落在步枪的瞄准具上一片模糊。

在我余光的模糊里警戒机摇摇晃晃地炸成碎片，在她的声音里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失神。弹壳掉落在雪地中没有了声音，在白色之中反射着星星点点的光。在雪地里，在整个——

“……冰冻的森林……”

我俯下身去触碰那些挂着冰花的灌木，不知为何。

【三点钟一个，二十五码，高度两码】

我期待着这样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为何去碰那些灌木但是……那感觉真的很好，那样感到毫无顾虑的舒心，感觉到好像再也没有什么能伤害到我一般。

冰花融化了，在我的指尖触碰到它们之前，雪地比以往都更加寒冷——

【卧倒】

——寒鸦在我的面前飞落，啄食，化为黑色的飞灰——

【卧倒！】

我本能地扑倒。

我不确定我看到了什么，或者我看到的是什么。但我感到阵痛。从麻木到灼热，再到难以忍受的刺痛神经的痛。我想疼得倒在地上，想打滚，想喊，喊给没有人听，但我知道周围还没有安全，于是我举起枪环视四周；但我也想知道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于是我低头看着自己，看着地面。

草、落叶和泥土中躺着一条再也不会有人打扰的胳臂。

【十二点钟，二十码，高度五码，待机】

有些敷衍的，我左膝跪地，继续单手射击。比枪口上跳更令人心烦的是步枪的左右摇晃，警戒机坠落在地上，我已经很难再说在乎……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

“我累了。”我说。

【警戒机没有再继续攻击】

“疼。”

【可能是因为你不再构成威胁了】

“疼啊。”我呻吟着，然后看着抛壳窗弹开没有再合拢。对着脚底的草地，躺下。

不用换弹了，已经没有必要了。

身边的灌木丛很高大，足以遮蔽视野中世界的整个半边，我躺在枯叶和草丛间从未如此安心过。躺着，看笔直的桦树直刺视野中央银灰色的穹顶，然后努力呼吸。

被灼烧得焦黑的伤口终于开始渗出血液。我偏过头，一摊暗红色从腰际开始蔓延，渗入叶片的干瘪和凋敝之中。我没有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

“好疼啊。”我喘息着，对着空气。

【我知道】

“你不知道。”

【我知道，我连接着你的神经和感受器啊】

“你没有手……你不知道。混账，何必要用这种话来……安慰无关痛痒的……”

【我知道，“混账”，我说了我知道，你的推测没有逻辑】

我看着天空，从未真正认识过的异乡的天空。有些犹豫，但最后的话仍是没有说出口。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一座移动的森林和孤岛上结束这一切，我不知该如何评价它。这一切值得吗？如果我一无所知，即使继续生存……也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即使我想帮别人的忙——即使我希望有人能来帮我，我仍然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些是真的，不知道哪些可以信得过……仅仅是不知道，又完全是不知道而已。

【为什么……你会想要知道更多】

一时间竟组织不起语言的：“不然……不是亏了吗，而且很怕……”喘着粗气，苦笑着，短促的、快要咳出血来的呼吸。

【你怕死吗】

然而这答复确实是不假思索地来到我的嘴边：“怕，很怕。”

【不是因为死亡本身，不是因为疼痛】

“……怕啊。”

似乎没那么疼了，终于——不过想来也是必然的结果。视野里我看见寒鸦在飞舞，它们盘旋着降落在我的头顶，或许是要给许多年前那场无声的葬礼凭空添一个寂寞的花环，尽管这里没有无名烈士，而多是恐惧产生的自作多情。我看见桦树，桦树在风中摇曳，要挑战这个子世界封闭的天空，于是冻结的水雾和流云在树梢间变幻穿过，视野的一角有山峰映入眼帘。

我努力地试图眨眼。

“……怕啊。尽管一无所有一无所知，倒总是不自量力地想要探索不知道的东西；或许……想到没有完成的乱七八糟事情……谁知道呢……”

怕啊。

但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他妈要回北达科他……”

第一天，在这片我踏足不过几个小时的土地，在一切的未知和已知的未知之间，我昏昏睡去。我知道我帮不上任何人的忙，我是因为善意想顺路帮助别人，因为帮助别人而顺路躺在这里，动弹不得。有一个奇怪的声音在这几小时里一直陪伴着我，有一个声音让我在很困的时候也想出于尊重努力听完她说的话，然后再彻彻底底地闭上眼。

死了就是死了，我害怕。

但我不在乎。

【我也怕】

【计划得有所调整，别睡着……我现在上路】